

中國書院

第二輯



中國書院



中国书院

(第二辑)

朱汉民 李弘祺 主编

责任编辑:孟可文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政院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张:13 字数:348000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7-5355-2819-8/G·2814

定价:18.50 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中国书院》编委会

主 编 朱汉民

海外主编 李弘祺

副 主 编 邓洪波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兴国

王炳照

邓洪波

平坂谦二(日)

朱汉民

朱荣贵

陈谷嘉

李 滔

李才栋

李弘祺(美)

李国钧

杨慎初

宋恩荣

金林祥

金相根(韩)

周汉光

季啸风

高明士

高峰煜

章启辉

阎国华

编 务 周敏如

杨瑞陶

目 录

书院与社会、文化

论书院建筑的文化内涵····· 杨慎初(1)

书院、社会及地方文化的发展——以 1000—1400 年福建

建阳的新儒学教育为例··· (美)李弘祺著 潘建等译(16)

从知识/权力的互动关系看书院功能的演变——以湖湘

书院为例····· 杨念群(44)

陆九渊、书院与乡村社团问题

····· (美)罗伯特·海姆斯著 潘建等译(61)

书院教育

试论宋代书院的官学化····· 顾宏义(88)

论元代书院的学校化····· 徐 梓(102)

论清初关中书院与漳南书院教学方法的差异····· 肖永明(111)

湖南书院向现代学校的转型····· 丁平一(121)

清末书院内部改革状况分析····· 刘少雪(135)

书院专题

元代书院刻书三记····· 邓洪波(147)

试论书院经费的管理····· 舒 原(164)

山东古代书院的特点····· 张良才(193)

简论书院对我国古代学术文化发展的贡献····· 丁文平(202)

乾嘉汉学与岳麓书院····· 高峰煜(213)

书院学人

马一浮书院思想论要····· 陆建猷(221)

张之洞与广雅书院····· 周汉光(240)

欧阳厚均与岳麓书院藏书····· 张国朝(271)

曾国藩治学生涯记略····· 欧阳斌(278)

海外书院研究

日本有仿中国书院……………(日)平坂谦二(294)

比较研究

中国书院与日本近世塾……………熊庆年(317)

传统教育与文化

主体性人格——儒家人文教育的目标……………朱汉民(324)

宋明理学研究

论欧阳修对宋学的开创作用……………龚抗云(340)

张载及其关学论……………韩明(351)

今日书院

中国文化书院的特色……………魏常海(374)

新亚书院概述……………王煜(379)

书评

书院研究的新思路——评陈谷嘉、邓洪波的《中国书院

制度研究》……………周铭生(385)

学术通讯

关于《中国书院制度研究》的通讯……………李才栋(388)

文献与资料

中国书院研究论文索引(1991—1997年)……………拓夫 段欣(394)

稿约……………(408)

英文目录……………(409)

《中国书院辞典》获国家辞书奖……………(43)

《中国书院制度研究》受到好评……………(192)

岳麓书院筹建中国书院博物馆……………(212)

两博士研究书院……………(239)

《中国书院史资料》出版……………(277)

岳麓书院与上海教育出版社编纂《中国书院画册》……………(323)

论书院建筑的文化内涵

杨慎初

书院建筑不同于宫廷官式建筑，也有别于民间世俗建筑，具有其文化特点，可称为一种文人建筑。书院处于官学系统之外，是在我国悠久的私学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社会办学形式，所谓“乡党之学”。“盖州县之学，有司奉诏旨所建也，故或作或辍，不免具文；乡党之学，贤士夫留意斯文所建也，故前规后随，皆务兴起，后来所立，书院尤多，盖皆仿四书院云”^①。由于它“资不官费，力不民烦”，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稳定性，讲学较为自由，活动灵活多样，以致成为一些学派的据点、地方文化的中心。因此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形成多功能、社会化特点，和深刻的文化内涵，成为地方文化的一个标志，建筑文化的一种典型。所以方志多有记载，且刊印图样，反映早为人们所珍视。

书院为文人聚居求学之处，且多为退隐之士所主持，并参与建设经营，捐资修建。如岳麓山长罗典、欧阳厚均、丁善庆等，皆主院二十多年，于书院建设、古迹保护、环境美化，皆不遗余力，颇多建树。因此，书院建筑更多地反映了文士们的建筑观念、美学情趣，也是必然的。

书院起于唐，盛于宋，自后相沿发展，其时无论宫廷、民间和文人的文艺，以及建筑都有较大发展变化。虽然处于封建帝制的严格统治下，受到传统意识的支配，建筑又都出自工匠之手，莫不显

示鲜明的共性,但由于社会地位、经济条件、美学思想的不同,又存在显著的差别,反映出不同的追求和表现。

宫廷官式建筑,包括宫殿、学宫、及敕建寺庙、陵寝等,追求雄伟壮丽,所谓“非壮丽无以重威”,表现出森严等级、神圣权威,无论在规模、体量、色彩、装饰都要与众不同,唯我独尊。正如宫廷绘画所讲求的五彩工笔,金碧辉煌的格调。宋代的《营造法式》、清代的《工部工程做法》,所规定的官式建筑等级标准及具体做法要求,反映其官文化的特点。

民间世俗建筑,包括民居、店铺、祠堂、会馆及一般寺庙,追求安乐吉利,所谓“家若安,即家代为盛”,安居乐业,兴旺发达,表现出实用的、多样的生活习俗特点,正如民间年画所讲求的吉祥、欢乐、生动的乡土气息。明代《营造正式》,其后的《鲁班经》,记载了工匠们的实践经验及诸多吉凶祸福禁忌,反映了俗文化的特点。

文人建筑,包括其居宅、园林、书院,及一些文人活动场所,追求幽静典雅,所谓安身立命,修养心性,表现出朴实、淡雅、自然、含蓄的特点。正如文人画的水墨写意,有着清新明快的格调。明代《园冶》、清代《一家言·居室部》,阐述了他们的生活情趣、建筑观点和设计思想,反映其士文化的特点。

当然,三者难以截然分割,存在着相互联系影响,同时也存在地方差别,北方官式影响较大,南方则民间特点较多。但在主导思想和表现特征上,仍反映出各自的特点。如岳麓书院的文庙,显然受官式的影响,赫羲台则表现为世俗建筑的特征,但就总体而言,仍不失其士文化思想的主要特点。

中国古代文人——“士”,素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他们担负着文化思想的承传与创新的主要使命。宋代的儒家复兴,“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激励一代士人,“为天地立志,为先民立命,为德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传道济民,发展了学派,发扬了爱国主义传统精神。他们一方面以继承道统、尊经、崇圣、法古,强化了礼制思想,同时以超脱世

俗，修养心性，又颇受道佛的影响；而失意退隐之士，不满现实，以淡泊清高自居，寄情山水，潜心学术。因此书院的建设与建筑，亦皆受其影响，表现其文化思想气质。以下就书院建筑的群体、环境、造型、意识等方面，作一初步探讨。

—

书院严谨的建筑群体，是社会群体意识的表现，反映了“礼乐相成”的思想。书院建筑以讲堂为中心，中轴对称，庭院天井组合，布局严整。中轴一般三、四进，即由大门、讲堂、祭殿和书楼，或两者结合，依次排列，亦有增设二门、文昌阁等建筑，多达五、六进者，体现了书院以讲学、藏书、供祀，所谓“三大事业”的主体地位。斋舍则对称分列于中轴两侧，或前或后，各成院落，以满足居学读书的需要，少则数间，多则数十、百间。其它厨房仓廩、亭台楼阁，则因院因地有别，相应配置，不拘一格。少数书院尚有文庙、考棚设置，为官学化影响所致，并非通例，但也与官学不同，而处于次要地位。院墙周布，井然有序，构成统一整体，正是“礼乐相成”的具体表现。

自周公制礼作乐，经孔子的发挥，“齐之以礼”，形成传统文化整套严密的典章制度，道德规范，以致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以此建立严格的社会等级秩序，视为治国育人之本。列为“六艺”之首。“衣、食、住、行”莫不受到“礼”的约束。官室建筑视为“礼之具”，所以历代都有严格等级标准规定。

《礼记·乐记》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统同，礼辨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理学家程颐强调：“礼只是一个序，乐只是一个和。”“天下无一物无礼乐，且置两只椅子，才不正便是无序，无序便乖，乖便不和”。两者“如天地阴阳，其势高下相背，然必相须而为用也”^②。礼一序与乐一和的统一，是一个矛盾的统一。建筑的中轴对称序

列与庭院天井的和合,正可谓“相须而为用”。“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③。“中正无邪,礼之质也”。所以从城市到建筑,莫不以居中为尊,力求中轴对称的理想布局。通过轴线层序列,以别尊卑、上下、主次、内外,达到序——敬的目的;又通过不同特点的庭院天井的空间组合,达到和——亲的目的。且院落中又以“北屋为尊,两厢次之,倒座为宾”。因此形成一种序中有和,和中有序,和序统一的整体,体现出“建筑是凝固的音乐”的特点。

书院的布局与一般较具规模的传统建筑,可说是大同小异,具有突出的共性,也正是这种礼乐思想的约束。但是官式更重于礼,民间更重于乐,书院则更体现两者相成的特点。严谨的建筑群体中,庭院天井的运用,颇具匠心。虽不免有“坐井观天”的局限,但仍不失为内外、天地、人与自然和人们之间的“亲”、“和”之处。它或以走廊、或隔扇、或敞厅、或花窗、洞门等,相与勾通联系,各具情趣,耐人寻味。正如书画中之“白”,并非素白,“乃为有情,否则画无生趣矣”,“画中之白,即画中之画,亦即画外之画也”^④。梁启超称:“向来写字的人,最主要的一句话,‘将白当黑’。写字的时候,先计算白的地方,然后把黑的笔画嵌上去,一方面从白的地方看美,一方面从黑的地方看美。”并联系到房间布置,“桌子椅子,横七竖八凑在一起,就不美了,因为线的排列不好。真的美,一部分线要妥贴,全部分的线要妥贴”^⑤中国传统建筑与书法艺术也确有相通之处。虽然在礼乐思想的约束下,文人建筑的内外空间艺术,以虚当实,虚实结合,尤多创造,它与现代西方建筑的空间艺术,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乐记·乐情》:“乐也者,情之不可变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也。”阮籍《乐论》亦称:“尊卑有分,上下有等谓之礼;人安其生,情意无哀谓之乐。”所以礼乐相成,即理性与感情的统一。这一点仍是现代建筑艺术的现实问题。但是中国古代的所谓理性,是以政治伦理道德为根本,所谓“乐者,德之体也”,它不仅抑制了个性感

情的发展,更束缚了人类理性的进步。理学家视“礼乐之大用”,就在“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朱熹更提倡“存天理,灭人欲”。所以宋代以后,建筑更加程式化,甚至僵化,与之不无关系的。所谓“祖宗之法不可变”,清代溥仪为了骑自行车要踮掉门坎,也成了大逆不道的大事。

春秋战国时,“礼崩乐坏”,而城市建设和建筑都有所突破,高台建筑得以发展。魏晋玄学及佛教艺术传播,对于建筑艺术有所促进。宋以后民间艺术和文人艺术的发展,尤其少数民族建筑、园林艺术,较少礼法约束,而有较大发展。李渔曾指出:“夫礼乐制自圣人,后进莫敢窜易。而殷因夏礼,周因殷礼,尚有损益于其间。……于亦不必大肆更张,但有效前人之损益可耳”^⑥。反映了其中的矛盾,无所突破就无法创新前进。

所以这种礼乐思想,既创造了中国建筑的独有格局,又带来了建筑发展的严重束缚和障碍,是应该分析批判的,而其序和统一、理性感情统一,也可视为其“合理内核”,又是值得研究吸取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新的时代内容,创造出新的序和、理性感性的统一的新建筑。

二

书院建筑的优美环境,突出人与建筑、环境的协调统一,反映“天人合一”的理想追求。书院讲求环境的选择和建设,是其突出特色。它既不同于作为一种统治象征的盘据城中的学宫,也有别于一般民间建筑。它构成一个独立整体,成为地方风景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南方山川秀丽,经道佛的开拓经营,和文士寄寓荟萃,形成许多名胜之区,为书院建设发展,创造了理想环境。由于书院的建设,更为地方增色,形成著名景区。如湖南衡阳的“石鼓江山”、祁阳的“书院歌声”、沅陵的“虎谿云树”、临湘的“莼湖夜月”、安仁的“五峰琴韵”、资兴的“程乡绿水”等等,皆因书院所

在,构成各地的“八景”或“十景”之一。书院的建设,开拓风景,或因或借,自成特色,构成佳境。如长沙岳麓的“书院八景”、城南“十景”、宁乡玉潭“六景”、浏阳文华“十景”、衡山清献“十景”、永兴金陵“八景”等等,反映书院重视风景环境建设,追求人与自然环境的协调统一境界。

传统文化思想中,无论讲“天命”、“天道”、“天性”、“天理”,从神学到哲学,莫不以“天人相通”、“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把人与自然统一起来。《周易·说卦》:“昔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选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以此探求宇宙万物法则,建立一种天地人的统一体系。《春秋繁露·天地阴阳》:“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由于与阴阳五行学说的结合,更形成一个包罗万象的系统,把宇宙观、自然观、人生观统一起来,渗透到各个方面,各学科领域。“大而天地万物,小而起居食息,皆太极阴阳之理也”^⑦。

建筑环境的选择与建设,也因此形成了一种神秘的堪舆风水之说。讲求“气”、“势”,以择吉凶。所谓“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不止,故谓之风水”^⑧。“山环水绕”,“山北为阴,以北为阳”,“居阳背阴,谓之大吉”。把阴阳调和,五行生扣联系起来,以致牵强附会,产生种种迷信禁忌。但是它确也包含环境科学、环境心理学和环境美学的许多因素,探求人、建筑与环境的某种系统关系。虽然文人中并不都信风水,张载就认为“全无义理,不足取”。《园冶》也称:“选向非拘宅相”,“构图无格,借景有因,切要四时,何关八宅”。书院的建设也并非全凭风水,但确也深受影响,书院建设中颇多堪舆记载,就湖南现存书院亦多背山面水,颇合“居阳背阴”,“山环水绕”之势。尤其书院后期出现的所谓“文风塔”,亦因“阴阳五行家又谓其耸拔如文笔状,置之得地,可以助形胜,培文风”^⑨之故,颇多修建。如祁阳文昌塔、双峰县的双峰

塔,桂阳东塔等。

当然,书院的择胜,实有诸多因素的影响。如唐代士人寓寺读书之风;唐末五代动乱,名士隐居山林聚徒讲学,以及儒释道的交往融合,而又形成争夺等。但究其根本,还在其教育思想,培育人才的需要。所谓“通天地人之谓才”,追求其“变化气质”的理想环境。尤理学家讲求心性修养,超脱世俗,清心寡欲。“惜山光以悦人性,假湖水以净心情”,“士子足不出户庭,而山高水清,举目与会,含纳万象,游心千仞,灵淑之气,必有所钟”^⑩。朱熹在修复白鹿洞之后作诗云:“深源定自闲中得,妙用无从乐处生,莫问无穷庵外事,此心聊与此山盟。”说明书院的择胜,求得“净心”、“悦性”、“深源”、“妙用”的天人结合的境界。陈锴在《陈氏书堂记》称:“稽合同异,辨是与非者,地不如人;陶冶气质,渐润心灵者,人不若地。”所以书院“一重人故觅师,一重地故择胜”。

清代书院官学化影响加深,官府为了加强控制和考课的便利,不少书院迁建或兴建于城内,但多以环境恶劣,“城市嚣尘,不足以精学业”,又迁往城外。湖南现存书院,就多处城镇郊区。长沙的城南书院,因清廷定为省城书院之后设于城内,亦以“近市嚣尘”,后又迁回城外原宋代旧址妙高峰,以“远尘俗之嚣,聆清幽之胜,踵名贤之迹,兴尚友之思。于是藏修息游,砥砺文行,湖南士风更蒸蔚可观,此兴化善俗之本计也”。所以重自然环境,以“聆清幽之胜”,重人文古迹以“踵名贤之迹”,是为“藏修息游,砥砺文行”,善化士风之根本。虞集在《天门书院记》称:“奇异幽谷,往往有昔贤人遗迹,足以风动其人。而其人亦乐道之,故其俗为易化者矣。”山川虽奇,得人文而显,所以自然与人文环境的结合,给人以更深刻的教育影响作用。

书院不仅重在择胜,尤重风景环境的建设,使之为人所用,人与环境更加协调结合。“天下郡县书院,堂庑斋舍之外,必有池亭苑圃,以为登眺游息之所。……而山川之佳胜,贤达之风流,每足以兴起感发其志,其为有益于人也”^⑪。岳麓书院山长罗典创辟

“书院八景”，即因“先生立教，务令学者陶泳天趣，坚定其德性，而明习于时务。晨起讲经义，暇则率生徒看山花，听田歌，徜徉亭台池泻之间。……先生随触能为指示”。实为书院的第二课堂，把环境与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

建筑与环境，人工与自然，往往不易相和。“大都自然胜者，穷于点缀；人工极者，损其天趣，故野逸之与浓丽往往不能相兼”。只有做到“骨色相和，神彩互发，清不稿，丽不俗”^①，才是理想境界。“虽由人作，宛自天开”，书院虽是一组较为庞大严谨规整的建筑群，由于重视地形的利用，多依山而建，前卑后高，层层叠进，错落有致；加以庭院绿化，林木遮掩，以及亭阁点缀，山墙起伏，飞檐翘角，构成生动景象，与自然景色取得有机结合，因而收到“骨色相和，神彩互发”之效。院外环境，则尽量利用山林之胜，“自成天然之趣，不烦人事之工”，重在“巧于因借”之妙。所以书院尤重亭的设置。如：白鹿洞书院先后建亭二十多处，岳麓书院曾有十多处，石鼓书院也有数处，一般书院莫不有一二处。以其观景、点景和组景，及护碑、护井等需要，运用之妙，确有以少胜多，以小取大之效，因而成为书院风景环境建设的重要手段。书院建筑虽较封闭，而环境的开拓则十分开敞，两者相互映发，构成有机联系，反映了书院教育的特点，沟通天人关系的一种显现。

人与自然、风景与文化、建筑与环境的有机结合，仍是当代建设的重要课题。环境科学的“生态论”，现代建筑的“有机论”，行为科学和教育科学的“环境论”，对此日益重视，书院环境的建设经验，也确有研究借鉴价值，尚有待发掘整理。但因其受到礼法思想约束，阴阳五行观念的局限，以及超脱的田园生活追求，又存在一种消极、保守的环境观，则有待深入分析。

三

书院建筑的造型做法，追求朴实自然之美，反映“善美同意”的

思想。现存的湖南书院建筑,多为清代遗构,但多承旧制发展,始终保持其传统特点。它不同于官学——学官的官式做法,表现那种所谓“贤关”“圣域”,“官员下马”的神圣气氛。而更多吸取了民间地方特点,更为朴实庄重,典雅大方。“凡务坚朴经久”^⑩,反映“百年树人”的思想要求,一般以砖木结构为主,构架以穿斗与抬梁结合,硬山栱檩,砌上明造,简洁清新,突出封火山墙,起伏连续,形成具有节奏变化的轮廓线;一般单层为主,晚期亦多两层,密集组合,突出个别歇山楼阁,形成紧凑的整体造型;装修装饰较少雕饰彩绘,点缀素雅,比较讲求表现材质、色调,和体量、虚实的对比效果,因而显示其朴实自然之美,突出地反映了文人的建筑观点。

古代文人尚有反对土木之奢,提倡俭朴之风,强调社会实用功能,以善为根本的善美统一的美学思想。《说文解字》所释:“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善同意。”《国语·楚语》称:“夫善也者,上下、内外、小大、远近皆无害者,故曰美。”《墨子》则称:“圣王作宫室,便于生,不以为欢乐也。”^⑪“居必常安,然后求乐。为可长,行可久,先质而后文,此圣人之务”^⑫。《荀子·富国》:“为之宫室台榭,使足以避燥湿,养德,辨轻重而已,不求外。”《庄子》:“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理学家更强调“善”与“道”。朱熹认为:“善者美之实也。”“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文皆是从道中流去。”陆九渊则认为:“艺即是道,道即是艺。”“立于道则欲消而艺亦可进,立于艺则欲炽而道亡,艺亦不进。”这是与他们的礼乐思想相一致的。《一家言·居室部》也提出:“土木之事最忌奢侈,匪特庶民之家当从俭朴,即王公大人并当以此为尚。盖居室之制,贵精而不贵丽,贵新奇大雅,不贵纤巧烂漫。”他们的美学观点虽不尽相同,但反对建筑的奢靡,崇尚朴实则是一致的。这一点在书院建筑中有明显的体现,与官式建筑形成鲜明对比。

书院建筑的朴实美,首先表现在合理适用的尺度比例。适合人的活动尺度比例,为“便于生”,早为传统建筑所重视。《考工记·匠人》记载:“室中度以几,堂中度以筵,宫中度以寻,野度以步,涂

度以轨”的规定,反映以实用的原则所确定的尺度标准。唐宋以来更形成用料的标准制度,以材槩或斗口为模数,使用料与房屋相称,确立更严密的尺度比例。所谓“大屋大料,小屋小料”^④,求其相称合理。但是官式建筑以此定为等级,以示尊卑地位,使其神圣化。民间建筑则将其经验尺度比例神秘化,所谓“造屋以标准为主,论高低阔狭,悉尊洛书五行尺长,要相生不可相克”。“凡遇起造经营,开门高低,长短度量,皆……须当凑对鲁班尺八寸吉凶相度”^⑤。因此都为建筑的创作设下种种障碍,造成不利影响,也是促使建筑僵化的一种原因。《一家言·居住部》则提出:“人之不能无屋,尤体之不能无衣。衣贵夏凉冬煖,房舍亦然。”“房舍与人,欲其相称”的切合实用的主张。更指出“登贵人之堂,令人不寒而栗”,因为“堂愈高而人愈觉其矮,地愈宽而体愈形其瘠”。大见其小,比例失当的原因。

书院建筑的朴实美,还反映在忠实于材料结构的表现,而不追求雕饰之华。书院外部显露其清水山墙,灰白相间,虚实对比,格外清新明快;内部显露其清水构架,装修简洁,更显素雅大方。远观其势,近取其质。既无官式画栋雕梁之华,也少民间堆塑造作之俗,给人自然淡雅的感受。

华而不实,矫揉造作,素为文士所轻。《韩非子·解老》:“君子取情去貌,好质而恶饰。”《淮南子·谬称训》:“文不胜质,之谓君子。”平淡出于自然,清新出于简洁,是文人建筑艺术所追求的一种格调,而不崇尚富丽堂皇。《一家言·居室部》指出:“凡人止好富丽者,非好富丽,因其不能创异标新,舍富丽无所见长,只得以此塞责。”“凡事物之理,简斯可继,繁则难久。顺其性者必坚,残其体者易坏。”《园冶·墙垣》也指出:“历来墙垣,凭匠作雕琢花鸟仙兽,以为巧制。不第林园之不佳,而宅堂前之何可也。雀巢可憎,积草如萝,去之不尽,扣之则废,无可奈何者,市俗村愚之所为也,高明而慎之。”反映出对于当时官式和民间建筑中日益发展的繁琐装饰之风的批评。

讲求实用的尺度比例,和材料技术美的表现,仍是现代建筑中值得重视的问题。朴实自然之美,也是值得发扬的。但是那种礼乐思想束缚下,重善轻美,重质轻文的美学观点,则是十分片面保守的,对于建筑创造性的发挥是有害的。

四

书院建筑的意境创造,反映出一派斯文气息,是“情景交融”的思想表现。书院建筑突出地表现其幽静淡雅,斯文之地的特点,显示出高雅的格调,和具有其深刻的文化内涵。它不仅在环境中重视风景文物保护,充分利用和表现自然和人文景观特色,文景结合,融为一体;尤重其学术渊源,历史人物的纪念,以显示其文化传统;同时通过命名题额、嵌碑立石、匾联语录等,突出表现其教化内容,修身之道,为学之方,学规箴言等,并以其书法艺术,增强其文化气氛和感染力;其它如庭院绿化、装饰特征等,也多有寓意典故。因此其刻意经营,重在创造一种“如入茱兰之室,久而自芳”的潜移默化境界。

“身与事接而境生,境与身接而情生”^⑦,所谓触景生情。王夫之更强调“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人杰地灵,地以人重。书院之设,突出人物纪念,所谓祭本师,正学派,崇道统,在于创造一种尊贤尚德,尊师重道的教育环境。吴澄称岳麓之设,“自此之后,岳麓之为书院,非前之岳麓矣。地以人而重也(《岳麓书院记》)”。杨茂元在岳麓书院嵌刻《紫阳遗迹》,图绘朱熹在湘事迹,《序》称:“翼夫登而览之者,兴起尊贤尚德之心,而思读其书,以学其道。”胡文定公书院的《祭礼题本》也称:“履其地,则思其人。思其人则学其学。学其学则斯文不泯,士风益振。”反映书院的人物纪念,创造斯文环境的用意。

传统书画艺术强调“意”的重要,所谓“意在笔先”、“贵得笔意”、“意先笔后者胜”,都说明首在构思的重要性。王羲之称:“须